

# 明代双屿国际贸易港港址研究

王慕民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海商和中国、日本以及南海诸国海商在浙东宁波双屿港建立起当时远东最大的私人贸易基地,促进了中国海外贸易和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海禁政策之下,明政府于1548年春调集闽浙两省海军剿平双屿海商,并以木石筑塞港口。此后,双屿港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成为历史的谜团。关于双屿港港址所在,至今学界仍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提出:在今舟山六横岛西侧“大麦坑与张起港之间的棕榈外湾和棕榈湾所组成的单一港口,可能就是16世纪那个闻名于世的国际海商贸易基地”。

**关键词:**双屿港;舟山六横岛;海商;私人海上贸易;浙江巡抚朱纨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09)05-0064-05

## 一、研究的基础和继续深入的关键

对于双屿港位置进行深入研究的首推我国学者方豪。方豪在1944年《复旦学报》所发表的《十六世纪我国通商港 Liampo 位置考》和《走私港 Liampo 考》中,明确指出“Liampo 非电白非浪白溜”,“Liampo 乃指宁波及双屿港”,并且在文章中附上“宁波与双屿港位置图”,将双屿港明确标在与“佛渡山”相对的舟山六横岛西麓。这样,方豪便把葡萄牙文献中所称的“Liampo”与中国文献中的“双屿港”联接起来,从而将双屿港港址的研究纳入正确轨道。

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双屿国际贸易港所在位置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的有金国平、张正春的《Liampo 新考》,蒋文波主编的《六横志》附篇《双屿港址考》,笔者的《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与宁波之关系》,汤开建的《平托〈游记〉Liampo 纪事考实》,舟山市史志办等编《双屿港研究》,施存龙的《葡人私据浙东沿海 Liampo—双屿港古今地望考》、《葡人与 Liampo 考证》,龚纓晏的《近年来 Liampo、双屿研究述评》,徐明德的《论明代中期浙江双屿港国际贸易市场》《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最早居留地》,金国平、吴志良的《Liamp ó 综考丙稿——从双屿门到澳门》等。<sup>①</sup>这些著述将双屿走私贸易港址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仍未能最终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笔者的研究心得,要彻底搞清这个问题,第一要努力发掘中葡双方的文献资料,包括地理、航海资料,在此基础上对中外文献进行精细的对照研究。以目前已知文献而论,明人朱纨(1493-1550)的《鹭余杂集》和荷兰人林旭登(1563-1611)的《航路总集(Le grand rovier de mez de lean Hugues de linschot Hollandis)》最为重要。朱纨1547年出任浙江巡抚,并兼管闽浙沿海军务,1548年又亲自部署指挥明军攻破双屿港。林旭登长期在果阿葡萄牙主教府工作,因果阿时为葡萄牙东方总部,林旭登在那里接触并搜集了大量葡人在中国沿海的航路资料。因此,这两部文献是目前中葡双方有关双屿最权威、最核心、最重要的史料,是我们打开双屿港之谜的钥匙。第二,要克服以往单纯文献

**收稿日期:** 2009-06-04

**基金项目:** 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重大课题(06JDHY001ZD)。

**作者简介:** 王慕民(1948-),男,浙江慈溪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作业的倾向，将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紧密结合起来。第三，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争取进行考古发掘，以检验、修正并补充以往研究的结论。当然，对一般文史研究者而言，目前还只能做到前面两步。

## 二、中外重要资料的叙说及勘比

据中国方面的文献和地理资料所知，双屿港位于浙江舟山群岛，明代属宁波定海卫霏衢所管辖。《筹海图编》将“双屿港”明确标在陆奥山（即六横山）下，与梅山和霏衢所遥遥相对。<sup>[1]（卷1图32）</sup>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是准确地将双屿港标在六横岛和佛肚岛之间，其位置约在东经122.05度和北纬29.75度一带。<sup>[2]（第7册浙江省图）</sup>而有的西方学者则误以为双屿港在“舟山群岛的嵎泗岛上”，或者在舟山本岛沈家门附近。<sup>②</sup>根据中国方面的文献和地理资料所载，双屿港一词具有互相关联的多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双屿水道或现在所称的双屿门水道；第二，它泛指分布在双屿水道两侧众多的港叉、港湾；第三，它特指双屿水道内某一特别重要的支港，即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中外海商占据的那个最重要的私人贸易基地。葡萄牙方面的 Liampo 一词同样具有多重含义，其一，为闽南语的宁波音读，指的是宁波府；其二为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在宁波沿海的若干走私港湾；其三，为葡萄牙人在宁波沿海诸多走私港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到目前为止的研究表明，除去水道和宁波府地域的含义，双屿港和 Liampo 的指意基本相同。

作为水道而言，双屿港位于宁波府梅山岛东南，舟山六横岛和佛肚岛之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深水航道，自古以来为通航日本和南海诸国的交通要道。同双屿港对应的是梅山岛和佛肚岛之间的汀子港，就如民国《定海县志》所记：“佛肚岛介于六横山、梅山之间，遂分水道为二支，东曰双屿港，西曰汀子港，大轮皆可驶行。”<sup>[3]（舆地·列岛）</sup>由南向北进入双屿航道后，其中有两个连结着的小岛，民国《定海县志》将其标为双屿，据《浙江海岛志》所载，其中偏东的小岛编号1351，现称上双屿或上双峙，海拔23米，岸线周长375米；偏西的小岛编号1356，现称下双屿或下双峙，海拔16米，岸线周长526米。<sup>[4]（303）</sup>这是两座狭窄的荒岛，笔者于1996年夏曾陪同澳门大学丁乃时（José Rocha Dinis）先生上岛实地考察，认为岛上实难住人，更遑论辟为贸易基地，但作为水道的双屿港其得名却大概与这两个小岛有关。

显然，作为航道的双屿港，并非是中葡双方文献所指的作为商品贸易的舟船系泊的港口。其实，洪锡范等在上世纪20年代所编的民国《镇海县志》中即已发现问题，明确指出葡人当年屯据的双屿港并非是地图上所标的那个作为水道的双屿港。它在引用《筹海图编》所述双屿港被朱纨填塞一事时便指出：双屿港“南北通大洋，无筑塞之理，《图编》云云，殆别有支港耶”。<sup>[5]（卷15，356）</sup>

诚如民国《镇海县志》所言，在双屿水道东西两侧六横岛和佛肚岛蜿蜒曲折的漫长海岸线上，以及水道中温州峙、小佛肚、野佛肚、纽鸾头诸岛间，分布着众多可以泊舟居人的港叉、港湾，这当中的若干港湾应该就是中葡双方所泛指的双屿诸港和“Liampo 诸港”、“Liampo 诸岛”，对于这个结论，中葡双方的历史文献已可予以证明。

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二月十六日，浙江巡抚朱纨在奏折《双屿填港工完事》中对于双屿港地理位置的描述在中国文献中称得上最为详细，最具权威。其曰：“访得贼首许二等纠集党类甚众，连年盘据双屿，以为巢穴。……前项地方悬居海洋之中，去定海县不六十余里。虽系国家驱遣弃地，久无人烟往集，然访其形势，东西两山对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空阔约二十余里，藏风聚气，巢穴颇宽。各水口贼人昼夜把守，我兵单弱，莫敢窥视。”<sup>[6]（卷4，30）</sup>

欧洲方面最详尽可靠的相关记述是荷兰人林旭登根据葡人航海针路于1596年出版的《葡属印度水路志》。其言：“沿着海岸，在距乍浦18古里（lieues）处，你们可以来到 Liamp o 诸岛（isles de Liamp o）。葡萄牙人习惯在那里进行贸易。这些岛屿以前称双屿港（Syongicam）。Liamp o 是附近

一个地势高的海国的名字。一开始,你们碰到的岛屿不多。再往前走,会遇到一系列岛屿。最后一个面向大海的岛屿很大,上面有数座高山及数个海湾。主要海湾位于西海岸。其中间有一座高耸的小岛。在它与海岸之间有一锚地(rade)。这是躲避南风及西南风的避风处。入口处水深5罇(braffes),但十分狭窄,大船无法转动。这个岛屿周围的水底干净无礁。在该岛西西北2古里处有一个又大又高的岛屿。在其南西南海岸上有一个良港。在那里可以躲避东东北风。其岸有淡水可汲取。其空气优于另外那个岛屿。两个岛屿之间的水道深35罇。锚地的水深足以泊船。从该岛北侧至陆地的距离约为3古里。在两者之间还有些小岛。……双屿港(Syongicam)的上述两个岛屿位于29又2/3度处,延伸至31度。两岛之间的航道不净,因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到礁石和暗礁。水流湍急,因此,在遇到来自其他水道及水口的水流时,必须注意制定穿越的航线。”<sup>③</sup>

只要对照目前已测得的与双屿港相关的水文地理资料,便可知它与朱纨、林旭登的记述基本吻合。据《六横志》所载,双屿航道呈南北走向,东西宽1.4至2公里,南北长7.6公里,水深40至90米,港域面积约13平方公里。<sup>[7](63)</sup>航道南北入口处耸立着温州峙、小佛肚和野佛肚、纽鸾头诸岛。这与朱纨所言“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空阔20余里”完全一致,与林旭登所述水道深35罇也大致符合。<sup>④</sup>航道东西两侧分别为六横岛和佛渡岛。六横岛是舟山群岛中的第3大岛,面积90多平方公里,其西部沿海由北向南环立着西浪嘴、天皇脑、大麦岭、棕栢岭、张起岭等一系列山岭,在这一道道山岭的西侧沿海则依次分布着大麦坑、棕栢外湾、棕榈湾、张起港等一个个开口向西的天然港湾,与双屿水道相连。航道东侧佛渡岛的面积7平方公里,“东南北三面可暂下锚”。<sup>[3](奥地·列岛)</sup>这与林旭登所记“最后一个面向大海的岛屿很大,上面有数座高山及数个海湾,主要海湾位于西海岸”非常吻合。这个“面向大海的岛屿”应该就是六横岛,“其中间有一座高耸的小岛”则应当是佛肚岛,其描述与朱纨讲的“东西两山对峙”也恰好一致。再者,林旭登所言双屿港的两个岛屿位于北纬29又2/3度处同目前实测的29.75°也很相合。至于该岛西西北2古里处的那个“又大又高的岛屿”当指靠近宁波陆舆的梅山岛。首先,这个“又大又高的岛屿”显然与前述“一座高耸的小岛”不同,两者所指并非同一岛屿,而后则被认为是佛渡岛;其二,梅山岛距六横岛虽不到2古里,<sup>⑤</sup>但还接近这个距离,而六横岛距离佛渡岛不到1古里,相去甚远;其三,梅山岛确在六横岛的“西西北”,而佛渡岛应在六横岛的正西。

### 三、作为特指单一港口的双屿港港址

朱纨和林旭登的记述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双屿港位于双屿航道之内,它是Liampō诸岛或Liampo诸港的旧称,一般泛称主要由双屿水道内若干小港所组成的港口群,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习惯在此进行贸易。据此,可以认为,学术界已基本解决双屿港地域认定中的水道和泛指港口群的问题,但难度更大的是特指某港的问题。众所周知,《鹭余杂集》、《筹海图编》等明代重要文献所称的双屿港多专指某一特定港口,即一系列走私贸易港中最重要的一個,故而也有文献称之为“双屿澳”,并与“南纪澳”、“大麦坑”之类的小港并称。<sup>[8](卷270:卷2,43)</sup>作为单一港叉的双屿港,其港址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双屿水道内何处,至今学术界内仍有多种说法,难有定论。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发掘原始文献入手,然后以此为线索,再通过细致的实地考察,将实际地形地貌与文献记载勘比研究,以判定其大致位置,最终以考古发掘等手段加以验证。

负责宁波一带海防,因而对葡人和中国海商占据的双屿港情况了然于胸的浙江海道副使沈瀚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春曾经提到:“海中地名大麦坑与双屿港两山对峙,番贼盘踞二十余年,率难轻动,近据原差串网船户沃三十七等哨探,双屿贼船见移泊大麦坑山躲避风寒。”<sup>[6](卷2,43)</sup>以此看来,双屿港当在大麦坑附近,两处相联,且有两山对峙。又据浙江巡抚,围剿双屿港的主帅朱纨记述,他在1548年四月攻下双屿港后,曾于五月十六日“自霏衢所亲渡大海,入双屿港,登陆洪山(即六

横山)，督同魏一恭等，达观形势”，“凡踰三岭，直见东洋，中有宽平古路，四十余日，寸草不生，贼徒占据之久，人货往来之多，不言可见”。<sup>[6]（卷4，29、32）</sup>而从民国《定海县志》附图四中，可以看到，六横岛西北有大麦岭、棕榈岭、张起岭等三道依次相连的小岭，朝西一侧的岭下，环布着大麦坑、棕榈外湾、棕榈湾和张起港等一系列港湾。由此可知，三岭即为大麦岭、棕榈岭和张起岭，而双屿港则在岭下，且与上述大麦坑等港湾相邻。这样，我们便可确定，当年葡萄牙人屯据的双屿港实为双屿水道内的一个支港，它位于水道北部，野佛肚岛以东，即六横岛西部的大麦坑和张起港之间。

明代文献还告诉我们，双屿港由南北两港组成。如朱纨视察双屿港后，于五月十八日便作出“双屿不可戍守，止可填塞港门”的决定，于是“委官度量深广，工料多用椿木，满港密钉，乃採山石乱填椿内，使椿石相制，冲激不动，潮止则淤泥渐积，贼至则拔掘为难。庶不托之空言，乘此兵船聚集之时，限一月内完报”。据此，海道副使魏一恭于六月二十六日与备倭署都指挥佥事刘恩至“同到双屿，看得北港已筑未完，南港尚未兴筑，本道住居港中三日，亲自督委指挥王明、定海县典史张贤，先打木椿，将大松木做成木栏，内贮石篓，安置水底为基，上垒船石，填塞两港俱完”。原先估算“合用工料约费千两”，后除“给发贼船赃米一百二十石外，实用官银二百二十五两”。<sup>[6]（卷4，28）</sup>从这250两白银的工费和如此之短的工期，可以推知，由南北两港组成的双屿港规模不大，港门的距离也不宽。而经实地考察可知，大麦坑以南、张起港以北的棕榈外湾和棕榈湾恰是两个南北相连的小港湾，其南侧的棕榈岭和大麦坑北的西浪嘴、天皇脑山不又正好同“大麦坑与双屿港两山对峙”相印证吗？由此或许可以推测，这大麦坑与张起港之间的棕榈外湾和棕榈湾所组成的单一港口，可能就是16世纪那个闻名于世的国际海商贸易基地。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虽尚可查考出它的大致所在，但却难以再见到它的原貌了。这是因为六横岛西部潮缓波平，潮水中夹带的泥沙极易堆积起来，如1548年冬，双屿港筑塞虽然还不到半年，但浙江海道副使魏一恭在向朝廷呈报时已称：“即今潮长淤泥渐积。”<sup>[6]（卷4，27）</sup>因此到民国年间，双屿水道以东大麦坑一侧的港湾，已经淤为陆舆，而淤塞得更早的双屿港则早已从地图上消失了。<sup>⑥</sup>因此，要证实上述推测，看来只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了。

此外，尚需指出的是，我们在研读文献时一定要细心慎重，并应从最原始的资料入手。比如朱纨的《璧余杂集》主体是其给朝廷的奏折，其中有的是引用部下的报告，有的是在所引用的部下报告中又夹杂着作为主官朱纨的指示，若不仔细阅读全文，难免张冠李戴，混淆不清，以至得出与事实不符的结论。比如，有人以为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朱纨第二次去双屿港亲自指挥填塞港口之事，并在港中住了三天，<sup>[9]</sup>其实只要细读《双屿填港工完事》，便知这第二次去双屿港的是海道副使魏一恭，而非朱纨本人。又如《明经世文编》自言所辑录的朱纨部分上疏来自《朱中丞璧余集》，对照《璧余杂集》，便知《明经世文编》已对《璧余杂集》的文字、标题、卷次都作了删节改动，而且在编辑时还出现了不少严重的文字错误，以至误导了不少研究者。比如，《Liampo 综考丙稿》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上疏的副标题是‘填塞双港’，此处‘双港’不是‘双屿港’的简称，而是两个港口的意思。”其实，该上疏的原始标题是《双屿填港工完事》，并无任何其他副标题，所谓“填塞双港”的副标题系《明经世文编》所加，而且从奏疏的内容可见，文编所标的“双港”指的就是构成双屿港的南、北两港，因而难以由此引申出“此处‘双港’不是‘双屿港’的简称”的结论。

#### 注释：

①金国平、张正春的《Liampo 新考》载澳门葡萄牙东方学院1996年出版的《葡中关系史研究十六世纪——十九世纪》；蒋文波主编的《六横志》1996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王慕民的《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与宁波之关系》载《澳门研究》1996年第10期；汤开建的《平托〈游记〉Liampo 纪事考实》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东西交流论谭》第2集；舟山市史志办等编《双屿港研究》2001年由北京天津出版社出版；施存龙的《葡人私据浙东沿海 Liampo——双屿港古今地望考》《葡人与 Liampo 考证》载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0卷第2期、澳门《文化杂志》2002年第42期;龚纓晏的《近年来 Liampo、双屿研究述评》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4期;徐明德之文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与边治》;金国平等《Liamp 6 综考丙稿——从双屿门到澳门》待刊。
- ②前者见鲁伊·洛瑞罗为《东印度传教路线》所撰之注1,刊《文化杂志》第31期,澳门1997年;后者见张增信所撰《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据点》之附图4: Ningpo and Double-island anchorage,刊《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2辑,台北1986年版。
- ③林旭登:《葡属印度水路志》,第三十章,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Liamp 6 综考丙稿——从双屿门到澳门》,待刊。
- ④1 罅约为 1.6 公尺。
- ⑤1 古里约为 5.56 公里。
- ⑥见陈训正等所编民国《定海县志》,图 4, 1924 年铅印。这是一幅用现代制图技术绘制的六横详图。

### 参考文献

- [1] 郑若曾. 筹海图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2]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1988.
- [3] 陈训正. 民国定海县志[M]. 1924 年铅印.
- [4] 周航. 浙江海岛志[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5] 洪锡范. 民国镇海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 [6] 朱纨. 鹭余杂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7] 蒋文波. 六横志[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6.
- [8] 唐枢. 简分守公[C]. 明经世文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朱纨. 鹭余杂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9] 钱茂伟. “双屿港”(Porto Liamp 6) 历史新探[M]/张伟.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2).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8.

## The Study of the Port Site of the Shuangyu International Tradeport in Ming Dynasty

WANG Mu-m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new sea routes sea businessmen of Portugal, China, Japan and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set a private trade base at the Shuangyu port of Ningbo, which promoted the sea trade of China and the commodity economy of Jiangnan. Under the policy of prohibition of sea trade, the government of the Ming dispatched navy forces of Fujian and Zhejiang to suppress the sea businessmen of Shangyu port and blockade the port. So the Shuangyu port disappeared and became an enigma. Academics are still not clear about the location of the port. Based on the past research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ort made by the Gulf of the Palm and the open bay between the Damaiken and Zhangqi Port* to the west of the Liuheng Island of Zhoushan is probably the famous international trade base.

**Key Words:** the Shuangyu Port; the Liuheng Island of Zhoushan; sea businessmen; private sea trade; the Zhejiang Province governor Zhu Wan

(责任编辑 李亮伟)